



報道密蘇里受降的中國記者

他叫朱啟平。在當年太平洋戰場，他的名字五花八門：啟平朱，平朱啟，因為拼寫成 **Chiping**，同行們親暱地稱這位《大公報》記者 **Chip**(薯片)。

1945年9月2日，他在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拍發專電：「本報記者於國人經八年英勇抗戰之後，今日於此親見由獨腿之日外相重光葵及日本前駐津司令官現任日本陸軍總參謀長梅津美治郎率領的日本代表團登美國超級戰艦密蘇里號簽字日本條款。」

短短的電訊稿裏，他描繪：曾被朝鮮志士炸斷腿的日本代表重光葵苦痛地扶拐杖走到簽字一邊；日本人簽字後，麥克阿瑟很舒適地坐在對面的椅子上，用六支筆簽字(這六支筆將分別贈送親友)。除了電訊，朱啟平還有特寫〈落日〉，這是中國大陸新聞傳媒學生的必讀名篇。記得有這樣的句子：

全體簽字畢，麥克阿瑟和各國首席代表離場，退入將領指揮室，看表是9點18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

朱啟平的戰地報道篇篇精彩。〈沖繩激戰〉、〈硫磺地獄〉、〈塞班行〉、〈鷹揚大海---隨美軍航空母艦出擊記〉，都是二戰的珍貴紀錄。1983年，仍在香港《大公報》工作、時年68歲的朱啟平撰文道：「當記者，最要緊的，是盡力為讀者提供最好、最真誠的服務，不說假話，不炫耀自己，始終不渝。要做到這一點極不容易，甚至要付出生命。」

當年他身邊也有造假記者。他在沖繩採訪，一名美軍中士過來搭訕，以極其輕蔑的口氣把記者這一行狠狠冷嘲熱諷一番。原來，不久前，這中士親眼見到一位記者拿個錄音機，在他的帳篷旁錄音，繪聲繪色報道他的目擊：日軍高呼萬歲，瘋狂衝鋒，在我軍機槍掃射下紛紛掃地，司令官切腹，殘軍從絕壁縱身跳海。可是這位記者身離火線數十里，連日本人都沒見到過。中士說，他再也不相信記者的胡說八道了。

還有個美國記者在軍艦上廣播說，昨天我們進東京灣，半空中機群密佈，像一把傘，掩護海面威風凜凜的艦隊。岸上，聚集數十萬揮旗歡迎的日本人，其中有婦女，穿和服，打花傘，五色繽紛。實情卻是：頭上確有飛機，是僅有的一架巡邏機，岸上根本沒有動靜，和服、花傘，均子虛烏有。

朱啟平隨美軍登陸日本，看到的真實情形是日本充滿遺留的「決戰空氣」，經十多天的採訪觀察，他寫出尖銳的報道〈日本投降是臨時休戰〉，提出「中國對日本尤須慎防萬一」。

朱啟平在戰場上幾次和死神擦肩而過，有一次，剛跳下吉普車，一塊彈片就擊中了他剛才的座椅。他從戰場載譽歸來，到了「和平年代」，卻九死一生。他曾為中國大陸的《中國建設》雜誌撰稿，報道曾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的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放棄美國、法國的高薪聘留，回到大陸。領導審查稿件，把文章改成翁文灝是在國外「走投無路」，共產黨寬宏大量地收納了他。朱認為這是侮辱老科學家的人格，向領導提出批評。於是，因言賈禍，被打成反黨的右派。文革中，又被發配到天寒地凍的東北。

在〈落日〉中，朱啟平直言：「我們的國勢猶弱，問題猶多，需要真正的民主團結。」他沒有料到，日後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印證在密蘇里軍艦上寫下的感言。

1993年，朱啟平在美國加州逝世。

